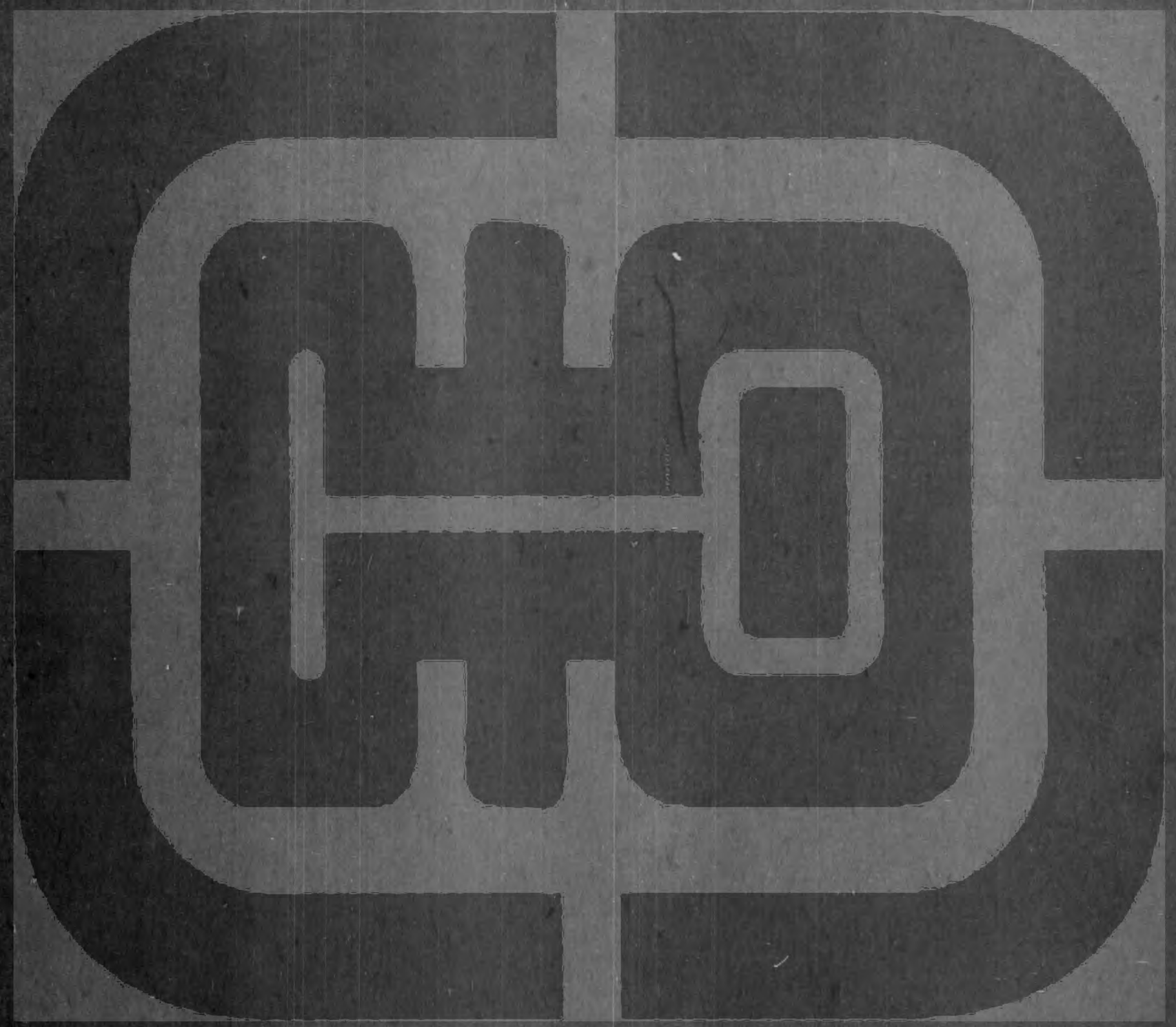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九

起辛巳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盡甲午宋徽宗政和四年凡十四年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赤氣亘天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亟白氣將散復有黑氣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出日爲陽夜爲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願陛下進忠良紬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高平公范純仁卒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絶朋黨之論察邪正之分舉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

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純仁性爽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王稱曰。純仁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使熙寧思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爲已甚者。於純仁見之矣。皇太后向氏山崩 謚欽聖憲肅 追尊太妃陳氏爲欽慈皇后。陪葬永裕陵 陳氏生母也 遼耶律洪基死。孫延禧立 遼主卒于混同江行宮。年七十。孫延禧即位。是爲天祚皇帝。改元乾統。詔爲耶律乙辛所誣。陷冤死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尋尊其考昭懷太子濟爲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曰貞順皇后。誅乙辛黨。徙其子孫於邊。發乙辛得里特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

二月。以章惇爲雷州司戶參軍 任伯雨論惇不火上。毒流縉紳。乘先帝寢故。竊朝柄。迷國罔行。將實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爲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彊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罔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

徙瘴州卒。初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柰何。瓘曰。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語耶。惇無以對。一

憲肅皇后○六月罷

伯雨初爲右正言。半歲未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此。伯雨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力。時會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

憲肅皇后○六月罷

相。而會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調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通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

罷尚書右丞范純禮

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間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嘗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

罷左司諫江公望

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蓼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首。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奉中

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柔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 **秋七月。罷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章楶同知院事。陸佃爲尚書右丞** ○冬十月。李清臣免 清臣與韓忠彥有姻好。忠彥惟其言是聽。范純禮之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忤會布免 **罷權給事中陳瓘** 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曖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會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旦持入省。布中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箸兵踞詬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瓘知泰州 **十一月。陸佃溫益爲尚書左右丞** 益初知潭州。凡逐臣在其境內。如鄒浩。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董敦逸。呂希哲。范祖禹。朱光庭。賈易。性巧媚。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幛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屢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 **復召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 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幛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屢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 **再詔改元** 曾布主於紹述。請改明年元爲崇寧。帝從之 **以鄧洵武爲**

給事中兼侍講洵武爲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爲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紀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爲左右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主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下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罷禮部尚書曹豐穆復蔡卞邢恕呂嘉問安惇蹇序辰等官。復初自河南入對論罷蔡京也。又欲率臺屬論曾布。布覺之。遷稷尚書。而以王覿代爲中丞。稷數以論事忤權近。大抵以崇儉愛人爲言。至是出知蘇州。切。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

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地震。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二月。太妃朱氏卒。謚曰欽成皇后。祔葬永裕陵。哲宗生母也。三月。命太原等十一郡地震。蘇杭州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簾。蒙畫糊扶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夏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

府忠彥爲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禾。晁補之。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爲得人。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root逐神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次排斥諸賢。謀議大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點劾。業籍俱在。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於是司馬光文彥博等四十四人。復貶奪有差。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陞佃罷。詔元祐元符未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輔。安燾曾任執政。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陶。呂希哲。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晁補之。張耒。晁說之。黃庭堅。黃隱。秦觀。李廌

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轂曰。公識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絶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擬之初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法。及召試館職。學士蘇軾言其聚斂小人。學行鄙亂。豈堪此選。擬之深銜之。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黨。是進居政府。

閏六月。曾布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會布娶陳祐甫爲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疑婿父陳舜俞之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妄得失禮。帝不悅。罷中侍御史錢遹言布援元祐之姦。京請布援元祐之忠賢。於是布請罷。出知潤州。

秋七月。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禁元祐法置講議司於都省

蔡京起於逐臣。一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爲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爲之。

像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章綡罷。○復罷春秋博士。○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于都城南

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入下等。補上舍。入下等。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爲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

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於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以趙挺之。張商英爲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復令進士兼試律○復紹聖役法○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分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符末羣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冬十月。蔣之奇罷○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竇豐稷陳瓘等羈遠州時元符皇后閻氏者郝隨訓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爲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詐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辜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

主臺臣之說。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會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馮澥鴻臚寺主簿

以蔡卞知樞密院事○遼將蕭海里叛。女眞部節度使盈歌擊斬之

蕭海里叛遼亡入女眞阿典部。遣其族人斡達剌至生女眞約同舉兵。盈歌執之。會遼主命盈歌討海里。盈歌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骨打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函海里首獻于遼。遼主大喜。錫予加等。盈歌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

幾盈歌死。兄子烏雅束嗣

十二月。追諡哲宗子茂爲獻懿太子。竄鄜浩于昭州

初。鄜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紙。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僞爲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爲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用茂爲太子。而竄浩于昭州

二年。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

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己。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温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

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土。加舒亶龍圖閣待制

拓邊土。至是亶奏知誠徽州楊晟臻等二千餘人並納土。詔加亶待制。羣臣表賀。未幾。曲赦兩路。改誠為靖州。

徽為蔣竹縣

溫益卒

益仕宦從微至顯。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傳合。蓋天性也。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為皇太后

宮名崇恩

復榷茶法

茶自嘉祐通商。熙寧中李稷提舉成都茶場。稍復榷法。而利復歸于官。至是蔡京請荊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悉仍舊禁榷官買。勿復科民。即產茶州郡隨所置場。三月。詔黨人子弟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詔從之

毋得至闕下

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京師

策進士于集英殿

時李階為禮部進士第一。階深之子。而陳瓘之甥也。特奏階名安忱對策。言使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京師

毀司馬光等景靈宮繪像

司馬光及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人。時又詔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

以趙挺之為中書侍郎張商英為尚書左丞。

安惇同知樞密院事○除故直秘閣程頤名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誦怪。專以說異。譁誉愚俗。乃追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行所貨。因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於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爲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縡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縡官

詔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貶韓忠彥等官有差

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秩。會羌人多羅巴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陝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川。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還。遽納韉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厚遂拔湟州。夔門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忠彥爲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爲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爲賀州別駕。范純禮爲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議者貶黜有差

秋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復與蔡京議政不合。

數詼京身爲輔相。志在逢君。御史以爲非所宜言。貶衆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祭司馬光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詔入元祐黨籍。九月。始定選人階官 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選人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判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爲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府司錄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充濮州教授者。殽亂紛錯。莫甚於此。

爲從政。登仕爲脩職。將仕爲迪功 令州縣立黨人碑

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壁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恕。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高麗與女眞通好 女眞雖舊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王亦通使于女眞。自是來往不阻冬。

十月。置都大軍器所 初知渭州邢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千乘。及是蔡碩又請製河北五十將兵器及兵車萬乘。於京師置官以領之

十一月。遼封耶律淳爲越王 淳。興宗之孫也。篤好文學。昭懷太子之子。得止。遼主即位。寵待加厚。號其父和魯斡爲太叔。封淳越王。留守東京

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 自太祖以來。諸路皆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

隨時立制未嘗鑄當十也。至是蔡京將以利
益人主。始請鑄於諸路。與小平錢通行于時。命方士
魏漢津定樂。鑄九鼎。帝從之。鼎成。帝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
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悉其說而制作
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客劉昺爲大司樂。引蜀方士魏
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
之文。取帝指三節三寸爲度。定黃鍾之律。請先鑄九鼎
以備百物之象。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帝從之。
漢津。本剩員兵士。自云居蜀師事唐仙人李良佐。最樂
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黍律已成。不得伸
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於范鎮。鎮竟見其制作。因掠
取之。蔡京神其說。說之於李良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
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
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三月。大內
災。○高麗侵女眞。女眞敗之。高麗既與生女眞通好。會烏雅束遣石適
歡以兵徇曷懶甸之地。下其七城。高麗恐不利於己。使
人請議事。石適歡使盃魯往。而曷懶甸亦使二詳穩如
高麗。高麗執二詳穩而拒盃魯不納。於是五水之民皆
附高麗。高麗執女眞團練使十四人。進攻女眞。石適歡遣破
之。追入關登水。逐其殘衆踰境。高麗境內數百里。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慶千
王懼。遣還所俘請和。由是使往還。所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遷官
者幾四十人。尚書省言。其講議司官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
司詔諸州見行新法文字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
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遷官
厚爲武勝節度留後。厚帥大軍次于澧。命高永
封蔡京爲嘉國公。以年將左軍。劉將張識將右

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哥川。羌置陣臨宗水倚北山。鼓聲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趨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彊弩迎射。羌退走。石覃承之。大風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闕城門以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爲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悔之。厚將大軍趨廓州。羌酋落施軍令結以黎隆遂入廓州。認加京司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史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爲不侵不叛之臣。固宜力王家。嘗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韶。章惇主王厚。三用師於其國。喁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蹕詭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置京西北路交子所

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倣川峽路。並僞造法。通情轉用。行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皆罪之。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閬渝湖廣不行錢引。

趙挺之以爲閬乃京鄉里。故得免焉。六月。

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辟雍初成。詔荊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

置書畫算學書學

習篆隸草三體。明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說文則令仍併曆算三式。天文書爲本科。其生皆占補以試。其取士法畧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郎。餘補仕郎。

次

重定黨人。刻石朝堂

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等。通

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拯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爲黨。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韙。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秋七月。復行方田法。

○八月。許將免。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鄧洵武爲尚書左丞。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卑中丞朱諤收將舊謚章表。析文句以爲謗訕。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然知河南府。誚蔡京之黨也。遂罷。

邦潘疊三州蕃落來降。

秦鳳招納司言。階州生蕃納土。得邦潘疊三州。計二千五百里。大小首領一百二十人。詔本路經畧胡宗回加樞密直學士。渭州郭景脩爲西上閤門使。然所奏皆誕妄。

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爲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爲尚書左丞。

右丞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爲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

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爲承旨。遂拜左丞。以胡師文爲戶部侍郎。

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爲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放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歲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於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羅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饗之法壞矣。

罷科舉法

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科舉貢士。蔡京以爲言。遂詔州縣猶以

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知禮部法云。冬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爲衍聖公。○是歲大蝗。○安惇卒。○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

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當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寨。蓋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虜。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

奏使經制五路

四年。春正月。蔡卞罷。卞居心傾邪。意嫌翁王安石所行。爲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請以童貫爲制置使。卞言不宜開宦者必誤邊計。京於

以童貫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二月。以張康國知樞密院事。何執中爲尚書左丞○閏月。鑄劉達同知院事。

夾錫鐵錢

自太祖以來。閩蜀陝西多用鐵錢。每十文當銅錢一文。至是河東轉運判官洪中孚言。遠夏以鐵錢爲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而不可用。請改鑄之。乃詔置陝西河東河北京西十八監。鑄當二夾錫鐵錢。三月。以趙挺之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黎洞王江蠻內附

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邀利。乃誘王江酋楊晟兒等使納土。奉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復銀州○富知慶

州會孝序于嶺南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闕蔡京畏
美官喪之。孝序不從。又與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
貴於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
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羅儀羅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
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
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
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夏人寇涇原。遂誘吐蕃圍宣威城。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

詔貶王厚爲郢州防禦使 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
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
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韋數上。京責厚愈急。厚
乃遣弟詣保忠。還爲夏酋所殺。亦不能復領軍。致使得之。一匹
以保忠縱不爲夏所殺。京怒。必令以金帛報致之。夏乃黜矣延
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
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
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發
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羌酋溪賒羅撒
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爲羌
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
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衆復焚大通河
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
子玉縱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
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
囚服聽命。蒙諭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
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
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
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降授郢州防禦使。置
議禮局 初太祖命聶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溫叟等撰
開元通禮。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

儀。皇祐中文彦博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脩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祈禳蕃國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爲未備。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昺領其事。翰林學士林希撰報之。遣爲夏人

求還侵地及退兵也夏人入寇鄜延將劉延慶等敗之○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六月。趙挺之罷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及既相。請去位以避之。遂罷秋七月。置四輔郡。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各屯二萬兵。權歸已故也還上書流人其貲給。蓋蔡京欲

頼昌府爲南輔。升襄邑縣爲拱州。爲東右司諫姚祐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

○八月。以王祖道提舉溪峒司建城邑。置溪峒司主之。詔從之。於王口砦置懷遠軍。尋分其地置允格二州。又析黎峒地爲庭孚一州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帝幸行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堄。堄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鼐。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北曰晉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皐鼎。西曰鼐鼎。西北曰鬲鼎。又鑄帝坐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成。賜名大晟。置大晟府。建官屬。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加號魏漢津虛和沖顯實應先生。帝之幸九成宮也。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爲北方致亂之兆詔從元祐黨人子弟至畿甸。惟不得冬。十一月。林攄還自遼

攄之使遼也。蔡京使其人大怒。空客館絕烟火三日。乃遣還。凡饗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隣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頴州

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勔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冲密附蔡京所寵其父子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增加。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勔領應奉局及綱事。勔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動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其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鬻子女以供其須。剚之舟。必得乃止。至載諸道糧餉綱旁

羅商船。揭所貢纍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

方士魏漢津死。賜號嘉成侯

漢津年九十。死于京師。賜號嘉成侯。詔於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置殿以祠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畢公高。唐李良。及漢津堂。仍置

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以吳居厚爲門下侍郎。劉逵爲中書侍郎。○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罷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間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二月。

蔡京有罪免京懷姦植黨歲稔在其手。詔紹述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因覩帑庾盈溢。遂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爲太華。京曰。臣昔使契丹。持玉盤錢奓。臣謂石晉時物。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上封事者甚衆。朕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儻人言復興。久當莫辨。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不造。作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爲功。而花石綱之害爲尤甚。及彗星見。帝悟其故。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京既免。

乃以趙挺之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既免。京爲中太一宮使。留京師。言者論不已。中丞吳執中言于帝曰。進退大臣。當合全體貌。帝爲京下詔戒飭言者。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爲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澄正之。然挺之多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畢其說。逵亦欲自以爲功。直情不顧。初蔡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唯笑而已。三月。罷永興軍等路經制司。徙陶節夫知陝州。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許夏人平。廢銀州爲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徙陶節夫知陝州。

夏五月。行紀元歷。劉昺所造也。

秋七月。朔日當食不

虜○冬。十二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劉達罷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爲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感其說。復有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紳所。知之。卽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咸譴。乃更張耶。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諮臾弼弼。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知亳州

大觀元年。春正月。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爲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爲尚書左右丞（子美初爲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

損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羨餘矣。北珠出於女眞。子美市於遼。遼嗜其利。虐女眞深怨之。而子美用是顯

鄧洵武爲門下中書侍郎。梁子美。朱諤爲尚書左右丞○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爲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爲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爲請。改授中太一宮使。居中不懌。蔡京爲言宥府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於是居中疑京援已不力。稍怨之）**以蔡攸爲龍圖閣學士兼侍讀**（攸。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爲端王。每退朝。攸遮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知爲攸。心善之。

及卽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祕書郎。歷官集賢脩撰。京再入相。遂進學士 立八行取士科八行者。卽免試。補太學上舍。知台州李誥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爲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八行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夏五月以蔡襄疑爲給事中 襄以諸生試策論蔡京原於是擢爲第一。以所對頒天下。肅解褐卽除祕書正字。未踰年。至侍下求言之詔。襄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不以爲懌。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漸。於事尤切。詔先烈。多林連者。曰。而詢武兔 時妖人張懷素謀反。朝士連坐兔 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 ○六月以梁子美爲中書侍郎 ○朱諤卒 ○秋八月以徐處仁爲尚書右丞。林攄同知樞密院事。處仁尋罷 ○九月貶侍御史沈畸監信州酒稅。竄蕭服于處州 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縱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林連者千餘人。殭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畸至蘇。卽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可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畸監信州酒稅。服竄處州。而經竟竄海島 故直祕閣程頤卒 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

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顧爲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籲顧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良佐學問該贍。事有未濟。則籲有沈嘗與顧別一年復來見。顧問所進。對曰。但去習而學焉。仕終知濠州。繹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

顧自洛還河南。繹往受業。顧稱其頴悟。嘗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焞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仕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邪等人編管饒州。卒。大鈞大防之弟。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歿。勇爲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使。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務。大鈞之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秘書省正字

冬閏十月。以林旨憾爲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

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霆得龜兩首于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已。故申前命

流大慶齋郎

方軫于嶺南

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內而藐

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君。必欲陛下歡天下之心。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京分爲邪等。黜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爲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慮。欲惑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請誅京。京認宣示京。京請下軍獄。竟流嶺南。十一月。朔。日食。

山立鎮州。賜軍額曰靖海。十二月。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召王祖道爲兵部尚書 南丹州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世爲莫氏所居。自署刺史。王祖道言地文關那四州。瓘皆內附。請於黎母山立鎮州。賜軍額曰靖海軍 王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郭。相與效之。邊壤益多故矣 程涪通。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佞。阻文關州不令納土。發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爲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領府一。州一。縣九。從宜柳。聽及觀九州。京以功加太尉。而召祖道爲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郭。相與效之。邊壤益多故矣 程涪通。

爲珍州 知涪州龐恭孫說誘之也

涪州夷內附以其地 黃河清 乾寧軍言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

詔以乾寧軍爲清州

二年。春正月。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 先是有以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

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二月以葉夢得爲翰林學士夢得初用蔡京薦爲祠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及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爲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陛下未有了然於胸中乎帝悅以爲起居郎遂進學士夏五月朔日食○童貫易鎮奉寧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蔡京不悅秋八月梁子美罷九月以林攄爲中書侍郎余深爲尚書左丞深爲中丞時攄知開封府同治妖人張懷素獄事多連蔡京二人曲爲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問有及京者輒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之皇后王氏崩謚曰靖和冬十二月葬靖和皇后○安化諸州蠻內附詔以張莊爲黔南經略安撫使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諸蠻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略安撫使仍爲溱州○詔以孔伋從祀記孔子廟

三年春二月南平夷內附以其地爲遵義軍及播州○三月張康國暴卒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寖爲崖異時

帝惡京專復。陰令康國狙其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爲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爲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因朝退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貶州酒 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言。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沽寵弄權之罪。願亟寘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著。帝曰。正言如此。不祥語。盧航奏。陛下不惜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念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盧航奏

謫右正言 陳禾監信州酒 夏四月。林攄有罪免 集英廬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益字。帝笑曰。卿誤邪。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僭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久之。自揚州徙大名。道過闕。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携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此伐之意

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爲中書侍郎。薛昂劉正夫爲尚書左右丞 昂與余深林攄附蔡京最久。昂至舉家爲京避私讐。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 五月。流孟翊于遠方 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更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遠方 六月。嘗師仁罷 ○蔡京有罪免

中丞石公弼。厥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京遂罷爲太乙宮使。時有謂郭天信者。以方伎得親幸。深

以京爲非。每奏天文。必指陳災變。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爲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罷以何執中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辭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盡國家以與民。然祿祿常賢。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疹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貪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異

冬十一月。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提舉

脩英宗實錄。改封楚國公。朝朔望。石公弼言京盤旋京師。餘威震于羣臣。顧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言。京假託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臣已上即而懼。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戚戚。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爲腹心。交搆黨與。帝爲逐夢得。而遷注爲侍御史。京遂致仕。注復極論京受孟翊妖妄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潛謀不軌。用所親宋喬年尹京等事。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收畀遠方以禦惡黨。皆報

罷鑄夾錫錢○禮書成。尋又置禮制局。命劉昺用昏喪冠祭沿革制度。及更置郊廟祀之器。爲五禮新儀。頒行天下

其地爲純滋州

四年。春。正月。以余深爲門下侍郎。張商英爲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蔡京既免。商英自崇知杭州。過國門

對。因奏曰。神宗脩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議一
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
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也。蒙
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盡以京商
爲京閩
而衛之 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帝以宏
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樾書
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彗出奎婁間。避
直言闕失 毀蔡京爲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帝以
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
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
奎婁間。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
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
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
舟以運花石。名爲祝聖。而脩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
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朝京。及不執
不忠之罪。凡數十事。已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讒。

雖罷相致政。猶怙恩特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
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京
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己。而別爲禁防。陛下頒明
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異議。已而重致於法。以叢刑峻
罰。脅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
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讒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
令去國。消弭天變。
奏上。乃出之杭州 余深罷
深與蔡京結爲死黨。京既
去國。深不自安。上疏乞罷。
乃出知
青州 貶王祖道爲昭信節度副使放張莊于
永州 討妄言拓地之罪也 六月。以張商英爲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 蔡京父子盜國柄。中外怨疾。莫敢
言。異同者更稱爲賢。帝因人望而相之。
時火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
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薛昂免。○秋。

七月罷方田○八月以吳居厚劉正夫爲門下中書侍郎。僉書鄧洵仁爲尚書左右丞○九月朔旦食○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爲皇后 后開封人。本歙聖嚴押班。初帝爲端王。嘗翫歙聖太后。太后命后供侍及帝即位。遂以賜帝。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爲后 鄭居中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 蔡京之兄。居中自許必得相。帝覺之。不果用。至是復以外戚罷

政和

元年。春三月。以王襄同知樞密院事○秋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爲政持平。謂蔡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於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爲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過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疎。凡所當爲。先於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初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己上。與鄭居中日夜譖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竇知惠州。會商英與郭天信往來事覺。居中因訊中丞張克公幷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尋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

九月。王襄免 坐引近侍也 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童貫使遼 童貫饒志於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宣官爲上介。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冬十月。罷管陳

瓘于台州

瓘以忤蔡京有動搖東宮之迹。杭守蔡嶷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擅王安石日錄改脩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合州。何執中起遷人石牧知台州。欲寘瓘以必死。慮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置被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牧慙。揖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牧。瓘平生論京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爲祕書丞。賜姓趙

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遼遣盧溝館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泛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伸矣。帝嘉納之。賜姓趙

氏以爲祕書丞。圖
慕之議自此始

二年。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陰監司

○二月。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

夏四月。復行方田○禁史學 詔士毋得兼習史學。從監察御史李
彥章之請也 五月。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京患
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
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
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
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呂中曰。
自奸臣創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爲者。皆謂御筆行之。
違者有刑。於是給舍不得繳。臺諫不得言。而紀綱壞矣。

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天下
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眞爲萬世法 六月。以余深爲
門下侍郎○秋九月。更定官名 蔡京率意自用。欲更
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
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脩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
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
代爲三公。爲眞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
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爲次相之任。更
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尚書左僕射爲太宰。兼門
下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
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甚
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冬十一月。受元圭于大慶殿。赦 時民間有得玉圭來獻者。
帝御殿受賀。執政皆進秩 以何執中

爲少傅○十二月加童貫太尉○蜀夷内附置
祺亭州 龐恭孫說誘之也
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爲舒王。安石子雱爲
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庭 時新儀成。於正月元日合祭。仆
公及舒王配享殿上。頒辟春仲秋上丁舍奠。以兗國鄒國
雍大成殿名於諸路州學 以何執中爲太宰○吳
居厚罷。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 居厚久居政府。以周謹自媚。雖無大
惡可言。然一時新儀成。聚斂者推爲首 二月。太后劉氏自殺 帝以哲宗故。曲
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加恩禮于后。而
后已爲左右所逼。卽簾鉤自縊死。年三十五。諡昭懷三

月朔。日食○夏四月。鄧洵仁罷○作玉清和陽
宮 在福寧殿東。奉安道像。帝所生之地也 以薛昂爲尚書右丞○閏
月。改公主爲帝姬○五月。葬昭懷皇后○頒新
燕樂 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令有司播之教坊。試於殿庭。無愆懣焦急之聲。可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 秋八月。以何執中爲少師○九月。賜
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
濮人王老志。初爲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爲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寓以名聞。時帝方
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織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

之。號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處乃奏禁絶之。踰年而死。洪州人王仔昔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能道人未來事。而仔昔恩寵寖加。朝臣戚里貴京薦之。帝召見。賜號冲隱處士。纂符有驗。進封通靈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帝慮太甚。頗以爲戒。老志亦謹畏。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幷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爲遷安中翰林學士

一月。祀天于圜丘。以天神降詔百官

帝南郊親祀。大赦。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王黼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畫

冬十

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嘖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十二月。詔求道教僊經于天下。○女真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然

初遼主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彼麤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有異志。纂尒小國。亦何能爲。遼主乃止。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溺酖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族。至是節度使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爲都勃極烈。都勃極烈者。官

長也。遼使阿息保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

四年。春正月。置道階。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脩撰直閣之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名。夏五月。祭地祇于方澤。○秋八月。新作延福宮成。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訴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爲制度。不務節儉。窮極人巧。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數日。乃撤而去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以出。並不禁。自東華門以北。緣城一帶。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沿襲及咸。號延福五位。東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數千。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帝於其間。每歲冬至後數日。乃撤而去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以出。並不禁。自東華門以北。緣城一帶。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脩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爲圜。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冬。十月。女真阿骨打叛遼。取寧江州。遼主好畋獵。溺于政事。每歲遣使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烏雅束嘗以遼主不遣阿疎爲麟。稍拒束。遣蒲家奴習古乃等索阿疎。遼主終不許。習古乃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脩戎器。遼主使侍御阿息保往詰之。阿骨打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不恭。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

已。阿息保還。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撒改子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朮可。婁室。闍母等爲將。而使婆盧火。徹移懶路迪古乃兵。九月。阿骨打率兵進次寧晦城。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遂命諸將傳檄而誓。至遼界。遇勃海軍耶律謝十壓馬。阿骨打射殺之。阿骨打之子斡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別部聞之。使粘沒喝及谷神來賀。勸其襲擊。使進軍寧江州。阿骨打邀擊盡殪之。帝。阿骨打曰。一戰而勝。遂襲大號。何示人淺也。十月。朔寧江州。陷。壁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暑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耶律太師奴被擒。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

初女眞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凡步騎之伏糗皆自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猶千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

蕭嗣先伐女眞阿骨打迎戰于混同江。遼軍大敗

十一月。遼遣都統蕭嗣先伐女眞。阿骨打迎戰于混同江。遼軍大敗。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宮副部署蕭圖勇曰。女眞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彊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圖蘇斡之謀。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蕭撻不也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同江。會夜。阿骨打帥衆來襲。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

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摠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罰。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鬬志。遇敵輒潰。阿骨打進襲遼蕭敵里于斡鄰濼東。聲養甚衆。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十二月。遼實祥咸三州及西經畧使 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龐。以書遺其國統軍梁乙埋王奚回離保。以童貫爲陝西經畧使。未幾。逃歸。

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耒耜事。手可取。既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闕地藏之。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坐而飽也。多變。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諤先知其謀。講和民盡發。害穀多變。遂

定遠失所藏。越七日。訛龐遂以其部萬餘歸夏。夏主築臧底河城。詔童貫爲經畧以討之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十

起乙未宋徽宗政和五年盡乙巳宋徽宗宣和七年 凡十一年

五年。春正月。女眞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

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阿离合懣。蒲家奴。粘沒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遂於正月朔卽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

夷及以趙適爲瀘南招討使平之

沉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以吳乞買爲諳班勃極烈。撒改爲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爲按出虎。謂尊大爲諳班。謂國相爲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撒改。烏古廼之孫也。

女也。嘗出金玉器飲晏州夷酋卜漏等。漏心豔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卜固謀等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砦。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梓州轉運使趙遹聞之。倍道趣討。意兵端益大。於是詔發陝西軍三萬。以遹爲招討使。遹與別將馬覽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漏據輸縛大囤。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村囤夷爲遹賊潰守。遹軍不能進。巡檢种友直者悉赴之。乃壘石樹柵以守。遹軍不能進。而山多猱。遹遣士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東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猱背。暮夜復遣士丁負繩梯登崖。顛。乃緻梯引下人。人銜枚挈猱。蠟附而上。比鷄鳴。皮直等悉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燃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號呼奔撲。猱益驚。炎益熾。官火墮崖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卜漏。晏州平。拓地千里。遹爲建城砦。畫疆畛。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

遼遣使如金議和金不從

遼遣大敗之

金擊遼兵于達魯古城

復書云。若歸叛人阿疎。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斡里朵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撻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爲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魯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卻。婁室銀朮可衝遼中堅。陷陣力戰。粘沒喝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所獲。是壯至阿婁岡。遼步卒盡殪。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是

役也。遼人本欲芟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古骨龍 童貫遣熙河經略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爲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二月。立定王桓爲白王。太子。敖 桓。帝長子。顥以童恭皇后所生

貫領六路邊事 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略安撫司。以貫總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

三月。遼遣使諭金降 遼主使張家奴等六人齎書使金。猶斥阿骨打名。冀其降。金主以爲書辭慢侮。留五人。獨遣張家奴還。報書亦斥遼主名。諭遼主降

夏。六月。作三山河橋 蔡京以子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坻三山河創天成聖功二橋。調役夫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畢工。未幾水漲橋壞

遼復遣使如金。金人執之 金主初元

以書辭慢。留遼使蕭辭剌不遣 秋七月。朔。日食。○八月。作明堂

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下詔。內出圖式。宣示于崇政殿。且以明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于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爲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遼伐金 遼主下詔親征。女眞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壯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義倉月糧。期必滅女眞而還

星流出于柳 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爲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

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 蔡京獻太子食

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邪。命左右碎之。京聞弗克言者擊逐之。實激太子。諷

九月。金取遼黃龍府

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渡。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遂克黃龍府。遣蕭斡剌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跡。即當班師。遼

作亂。伏誅

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章奴與耶律淳妃其甥蕭延留等謀迎立淳。諗弟蕭諦里及將士亡歸上京。遣諦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遼主使行宮小底乙信等持書至。備言章奴之謀。淳即斬諦里等。擒其首。單騎詣廣平淀。待罪。遼主遇之如初。章奴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渤海羣盜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降虜山。順國女眞阿鶻產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餘得脫者皆奔女眞。章奴詐爲使者。欲奔女眞。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腰斬于市

王厚等攻夏臧底河城。敗績。夏人遂大掠蕭關

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重賂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冬十二月。金龍袞遼軍于護步答岡。大敗之

金主聞遼出軍。勞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柰何。非人力所及。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以降。金主遂歸。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駙馬蕭特末等。將其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斡瀦。金主行次刺與其將

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壕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奴反西還。已二日食矣。諸將請乘急擊之。遂追遼主及于護步荅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毀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藉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帝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退

保先巖酤。渤海苦之。正月朝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刃踰垣入府。剌殺保先。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斬之。撫定其民。裨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角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彊。遂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永昌據遼陽以叛。遼東京留守蕭

温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衰。靈素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帝訪方士於左階道籙。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清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有寵。靈素以爲九華玉眞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眞達靈先生。賞賚無算。爲改温州爲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以童貫爲

劉法攻夏仁多泉城屢之

陝西兩河宣撫使〇

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
多泉城城中力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 渭州
將种師道克夏臧底河城 師道世衡之孫也 閏月庚道
學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
莊列博士二員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爲紀志
賜名道史 二月作上清寶籙宮成 帝聞林靈素之言於
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
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爲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
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曲是
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夏
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 永
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胡沙補謂
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
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
帥諸軍攻永昌時遼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斡魯與戰
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於活水金師既
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撻
不也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
路係遼女眞皆降于金金主以斡魯爲南路都統斡論知東
京事 何執中罷 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之寬告尋以太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如居位時未幾卒執中嗜利不學爲端王侍講故終始恩遇不替然無所建明惟以謹畏迎順主意贊飾太平而已 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 京改都堂爲公相廳詔公相位 五月以鄭居中爲少保太宰劉正夫爲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

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鄭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爲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六月遷侍郎。薛昂爲尚書右丞。○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赦。○秋八月。以侯蒙爲中書以耶律淳爲都元帥○冬十月。以白時中爲尚書右丞。○夏人寇涇原。

御曆含眞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奉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爲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于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十二月。劉正夫罷。正夫在相位。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至是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茂州夷人內附。置壽寧延寧軍

屠靖夏城 夏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乃潛穿壕爲地道

七年。春。二月。大理入貢 廣州觀察使黃璘訪大理入貢。詔以其主段和譽爲

雲南節度使。封大理國王。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 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大齋。飯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觀。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靈素講經。帝爲設榻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媟語。上下爲大闋笑。莫有君臣之禮。復命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

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夏四月道籙院上章冏帝爲教主道君皇帝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毒遂降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冏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籙院上表冏之。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六月。明堂成○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盜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官者以獻。大率靈璧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擲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淫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以便民。而實擾害如故熙河環慶涇原地震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壓死者甚衆八月。鄭居中罷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京以居中主珪壻也。乃使蔡確子懋重理定策事。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欲借是撼居中。然卒不能害。懋即渭也遼罷怨軍遼主自蒸至陰涼河。募遼東人爲兵。使報怨于女眞。號曰怨軍。凡八營。也。衛州蒺藜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爲帥冬。十一月。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起復鄭居中爲太宰。以余深爲少宰。白時中爲中書侍郎。十二月以薛昂爲門下

侍郎○方士王仔昔下獄死仔昔倨傲而憲帝待
童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已。林靈素忌之。
以客禮。故遇官侍若
乃與官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有星如月南
行○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詔示百官。帝惑於林
靈素之言。建宮觀編
說妄誕。不可究質。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訴為帝詰則
莫不如志。尋加靈素號通眞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
元沖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詞列。至與諸王爭道。以童
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貫領樞密院事內侍自古無賜坐者。時貫加開府
儀同三司領樞密院。每春秋大燕。
則坐于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卻自羣後入
內復易窄衫與羣閣為伍。出則為大臣。當體貌之禮。入

則為近侍執役。令之役。古所未有也作萬歲山
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
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
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
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
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為異聞。謂有珠星墜
月踣鳳乘龍天書雲篆之
符。以逢迎之。遂竭國力以經
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
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
之鳳凰山。號曰萬歲山。鼠侍
御史黃葆光于昭州初蔡京以父
制者一切革去。帝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蔡京怒其
異己。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者
之計。徙為符寶郎。明年。復召拜侍御史。至是大旱。帝以為
念。葆光上疏言蔡京彊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
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疏
上。不報。京權勢震赫。羣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

中以他事。寘之昭州遼耶律淳及金將斡魯古戰于蓡蓂山。敗走。金遂取遼八州秋淳遣金咸州都統斡魯古告于金主。金主猶以歸賽剌及阿疎爲言。淳軍至蓡蓂山。斡魯古及知東京事斡論等進攻顯州。遼怨軍帥郭藥師乘夜襲走之。斡魯古遂與淳戰。淳敗走。斡魯古追至河里眞陂。遂拔雄州。於是乾懿豪徽咸川。惠七州皆降金

金遣使求封冊于遼

開國。必先求大國封冊。金主從之。使至遼。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樞密使蕭奉先等勸遼主許之。

重和元年。春正月。作定命寶成

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鳧制作之工。幾於秦璽。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爲九寶。以定天下。帝命製寶文曰

命寶爲首。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至於定命。乃我所自制也。寶成。帝御殿受賀。肆赦

以王黼爲尚書右丞

黼美風姿。有口辯。寡學術。而多智善佞。初以何執中薦。累官左司諫。張商英爲相。寖失帝意。帝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助己。歲中三遷爲御史中丞。黼欲京專國。遂疏執中二十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由是怨之。從爲戶部尚書。將陷以罪。黼以計獲免。還爲學士。承旨。遂入政府

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

建隆中。女眞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眞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遣武義大夫馬政同藥

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好。金主曰。自此始

夏。五月。朔日食。○秋七月。以鄭居中爲少傅。余深爲少保。○八月。以童貫爲太保。○九月。掖庭大火。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燔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

薛昂罷。以白時中。王黼爲門下中書侍郎。馮熙載范致虛爲尚書左右丞。○鄭居中罷居中乞持餘服。詔許之

閏月。立周恭帝後。詔周柴氏後已封崇爲宣義郎。監周陵廟。世世爲國三恪

冬十二月。置裕民局。尋罷之。○

遼大饑。八相食

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更寺院爲宮觀。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於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尼爲女德。壽。詔德士並爲宣義郎。監周陵廟。世世爲國三恪

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不至而復

金主與粘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眞散觀持國書。幷壯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鬬死。會諜者言遼已封金主爲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卑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

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眞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眞乃狼虎。不可交也。宜早爲以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之備。帝聞之不樂

黼賜第城西。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圖燕。會謀云。遼主有亡國之相。黼薦畫學正陳堯臣使遼。堯臣繪遼主像以歸。言於帝曰。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若以相法言之。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幷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占城入貢

占城在中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眞臘。北加恩勿矣。二月以鄧洵武爲少保。○三月以馮百五天。略如州縣。自上世未嘗通上國。周顯德中。始入貢其後。朝貢不絕。然與交州相近。互相侵擾。馬。至是封一月程。西北至交州四十日。所統大小聚落一

熙載爲中書侍郎。范致虛張邦昌爲尚書左右丞。○遼遣使冊金阿骨打爲東懷國皇帝。阿骨打不受

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幷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衰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歲減幣歲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方可如約。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林荅贊謨如遼迎封。冊冊至。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乖體式。如前書所定。然後可從。劉法及夏人戰于統安城。敗走。夏人

追殺之童貫使劉法取朝方。法不欲行。彊還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為二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饑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戊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峴。守兵追之。斬首而去。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晉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特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險秦兩路不能餉。自築二城間。知軍孛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

夏四月。納日食○五月。京師大水京師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

儒晨興。見大犬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京城外水高

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災非易禳。必有消復之。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賜綱一官與縣去

六月。夏人來詔童貫罷兵。秋七月。以貫為太傅

既困童貫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彊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媼相

八月。范致虛罷。時翊廷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寧相謂其懷異。會母喪去位

金製女眞字

女眞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谷神依放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眞小字。謂谷神所製為大字云

九月。幸蔡京第。時京子攸儉及攸子行。皆

爲大學士。僬尚帝女茂德帝姬。家人嚴養。亦居大官。膳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爲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餐。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褲。塗抹青紅。雜倡優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多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

帝深納之。因令死囚皆做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之兆。冬。十月。

豐政事書于天下。○十一月。詔張邦昌王安中爲尚書左右丞。安中附童貫王黼爲中丞。因論蔡京罪。爲帝所知。遂居政府。

月。帝數微行。竄祕書省正字曹輔于郴州。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七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

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塵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讎越。睥睨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

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
瀹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柳州。初輔將有言
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
乃閉戶草疏。及賜。怡然就道

召楊時爲祕書郎

時。南劒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
于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潁昌。相得甚歡。其歸
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
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
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
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
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
客張膺言於京曰。今天下多故。事至此必敗。宜亟引舊
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人。膺以時對。京
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
安在。乃召爲祕書郎

二年。春正月。罷道學。○林靈素有寵放歸田里

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爲神霄之事。後忌其相軋。毒
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虛城
上。役夫爭舉梃擊之。靈素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橫恣愈不
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以靈素爲
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察之。端本廉
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奏
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二月。遣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

先是呼慶自金還。具
來。請別遣使。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
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爲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
地。

二月。遣趙良嗣使金

先是遼烏林荅贊謀持冊副本報遼。遼
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習泥烈往議。金

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闍母以餘兵來會于渾河。和議遂絕

遼上京留守耶律撻不野以城降 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蕭

夏五月。金侵

習泥烈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徵于胡土白山。聞金舉兵。命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五月。金主進攻。且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十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闍母以靡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爲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六月詔蔡京致仕 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京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眙視狀。曰。大人脉勢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邪。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復僧寺額 尋又復德士爲僧

秋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 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董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勃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

以余深爲少傅○冬十月朔日食○加內侍梁師成太尉 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

主出外傳上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加大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蘇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許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輸墨為已任。四方儁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遺黠汚多實書畫卷軸于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

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希衣朱夢說上書論官寺權太重。詔編管于池州。

睦州人方臘作亂

睦州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境村。村女子陳碩眞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得憑藉以自信。縣境梓桐封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帝不聽。放肅歸田里。勔益橫猿。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為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別。皆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唯以鬼神祕事相扇誘。脅良民為兵。人安于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于息坑。

十一月。余深罷。

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為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

以王黼為少保太宰

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四方翕然稱為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稍襲京迹

十二月。方臘陷睦歙杭州。詔以童貫為江淮荊

浙宣撫使發兵討之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
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州即陷殺制
置使陳建康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
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蒸以膏油叢鏑亂射備
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
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
發運使陳遘上言臘衆彊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鄂
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
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
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臘入貢眞臘在占城南地方七
千里政和中始通中國

三年春正月鄧洵武卒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
至是遣郎將來覲詔封其主
金裒賓深爲國王恩比占城
而洵武阿蔡京尤甚京之

賊亂天下禍原自洵武始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
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
可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前花
石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

二月罷方田○罷州縣學三舍法省宗學辟雍諸路提舉學事官

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

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

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鬬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方臘寇秀州官軍敗之

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賊還據杭州

遼都統耶律余覩叛降金

遼主四子。長趙王定。次許王寧。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眞興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衎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妒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覩。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覩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爲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覩在軍中聞之大懼。卽率千餘騎叛降于金。遼主遣蕭遐買等將兵追之。及諸閒山縣。遐買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簏如也。余覩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爲奉先下。若擒余覩。不若縱之。還卽紿曰追不及。余覩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余覩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

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

二月。童貫譚稹前鋒至青河堰。水陸並進。臘復拒戰。貫等合兵擊臘于幫源洞。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等合兵擊臘于幫源洞。臘衆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卽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爲已功。併取臘妻子及僞相方肥等

五十二人於峒石穴中。殺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傈而縊于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五月以鄭居中領樞密院事

○大蝗○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于黃州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竊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責黃州安置

閏月復置應奉司方臘既平。王黼恢。抑損。應奉局。妄為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仍令梁師成總領。庶杜姦謀。從之。於內。遂復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從之。於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輓之卒為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牣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什一

秋七月廢新置州軍夔峽廣南邊臣開納土之議。建立軍州。上嘉國用。下殫民財。至是言者以為病。乃廢純。滋。祥。亨。祺。溱。承。播。思。隆。允。孚。十二州。及熙。寧。遵。義二軍。或為縣。或為堡寨

黑眚見于禁中元豐末。眚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括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又或變人形。或為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為常。人亦不大怖。又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自衛。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乃息

八月

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方臘伏誅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州

九月以王黼為少傅。鄭居中為少師○詔

官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太傅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慶堤棄壅荒山退灘。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為觀察使。至是戩死。以內侍李彥繼之。彥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券皆不省。譬山闔縣盡括為公田。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捉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為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天抵類朱勔責辦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舉彈財靡。努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轭間。如龍鱗薛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自如。所至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于帝。梁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足為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冬十月詔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十一月馮熙載罷○以張邦昌為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彥為尚書左右丞 邦彥本銀工子也。俊爽美風姿。副事。應對便捷。善諛諱。能逢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擢翰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狠離心。今乘其釁。可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不聽。竟用粘沒喝計。以斜也林承旨進右丞 金侵遼中京 初耶律余覩奔金。金粘沒喝言于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粘沒喝幹本幹離不蒲盧虎等副之。耶律余覩為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

四年。春正月以蔡攸爲少保○金克遼中京遼
耶律延禧殺其子晉王敖盧斡走雲中 金克中京遼下

澤州。遼主時獵于鴛鴦濼。余覩引衆至庵至。遼主憂甚。
樞密使蕭奉先曰。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湏
晉王敖盧斡耳。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誅之。可不戰而
退。會耶律撒八等復謀立敖盧斡事覺。遼主召樞密使
蕭得里底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爲名。若不除去。何以
獲安。得里底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敖盧斡亡。敖
盧斡曰。安忍爲萬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
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誅。敖盧斡素有人望。諸軍
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覩引金兵逼遼主
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濼走雲中。遺傳國
璽于桑乾河

二月管句太平觀陳瓘卒 或問游酢以當世之
今可以濟世之

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
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
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至是卒。于楚州

三月。金龔遼軍。延禧走夾山 金粘沒喝敗遼奚王
于北安州拔其城。遣谷神略近地。獲遼護衛習泥烈。知
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
之。斜也乃出青嶺。粘沒喝出獸嶺期會于羊城濼。遼主
在雲中。以金兵爲憂。蕭奉先猶言女眞雖能攻我上京。
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遂趨白水
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斡本勸從
之。斜也乃出青嶺。粘沒喝出獸嶺期會于羊城濼。遼主
在雲中。以金兵爲憂。蕭奉先猶言女眞雖能攻我上京。
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遂趨白水
濼。粘沒喝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營。遼主計不知所
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于是
我至此。誅沒何益。恐軍心忽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
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就其
父子縛送金兵。金人斬其長子昱。以奉先及其次子昱
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並賜死。蕭得里底自知不

兔。亦絕食死

遙廢其主延禧爲湘陰王 遼主之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等以耶律淳爲帝。處溫。與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眞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爲皇后。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德妃。妃。普賢女也。加處溫。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石。遙降遼主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之地。遼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女眞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千金。乞爲附庸。金人不報。耶律大石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

金克遼西京 金人攻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殺之。粘沒喝謀良虎斡本等繼至。粘沒喝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潰。西京及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詔童貫蔡攸等勸兵巡邊以應金 朝廷既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釀造事端。誠非廟筭。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寢。及金敗遼兵。童貫乃復舉兵居

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乃謂燕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古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安眞卽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遂決意治兵。欲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事。之日。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夏四月。金取遼東勝諸州。獲阿疎以歸。

阿疎至金。金主杖而釋之。

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退保雄州。詔班師。貶都統制种師道爲右衛將軍。致仕。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討。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卽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辛興宗亦敗于范村。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眞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敗。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數災恤隣。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遣人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六月。以

王黼爲少師。○遼耶律淳死。其妻蕭氏稱太后。

主國事。李處溫伏誅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天德雲
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幷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
驚。命北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拒湘
陰王之說。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曰。天祚累能以
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
父子也。安有迎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寧言亂軍心。
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累來。吾有死爾復
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蕃漢馬
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宰執入議。處
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備。紿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
蕭幹等乃立淳妻蕭氏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遙
立秦王定為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諡淳為孝章皇
帝。廟號宣宗。葬于燕西之香山。蕭后聽政。幹以后令召
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即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溫
父子懼。稱蕃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遣人間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
晉國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幷數其前罪惡數十。處
溫無以對。乃賜死。籍其子孥而磔之。籍其家。得錢
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歸為宰相數月間所取也。夏
人救遼。金襲敗之于宜水 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
萬救遼。金將斡魯婁室
敗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澗水
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秋七月。詔童貫蔡攸
再舉伐遼。以劉延慶為都統制 王黼聞耶律淳死。
復命童貫蔡攸治
兵。以河陽三城節度
使劉延慶為都統制。初收
經制錢 先是命陳遘經制
江淮七路。治于杭
州。以供餽餉。遘以財用不給。創議比較酒務及廣公家
出納錢糧。量取其贏。號經制錢。遂為東南七路之害
八月。金阿骨打襲遼。延禧于石輦鐸。延禧敗走

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于訛莎烈。金斜也使幹離不言于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大漁濼。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幹離不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追及遼主于石輦。鏖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幹離不曰。我軍未集。人馬疲敝。未可戰也。幹離不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日。耶律余睹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日。阜覩戰。余睹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幹離不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十五里。遼兵遂潰。幹離不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幹離不追至烏里質鐸。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

朝散郎宋昭名

昭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敢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

金遣使來命趙良嗣報之

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使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

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

遼常勝軍帥郭藥師為涿州留守。以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

冬十月劉延慶及郭藥師進兵攻遼藥師襲燕敗績延慶兵潰

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為鄉導。遣渡白溝。

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使趨降。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爲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踐死者無算。自熙豐以來。所

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藥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以蔡攸爲少傅。判燕山府。○十一月。金人來議燕地。十二月。遣趙良嗣復如金求營平灤三州。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瞞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會主使蒲家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加郭藥師武泰節度使。○金亮遼燕京。耶律淳妻蕭氏奔天德。童貫再襲。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

王環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遼德妃蕭氏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歿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遼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款于金。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入。使銀术可襲室諫于城上。金主次于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虞仲文康公蘇霍密使曹義勇張彥忠劉彥宗等奉表降。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仍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為金有。金主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獻遼俘萬歲山成。更名曰艮嶽。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樓。眞嶝。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並峙。有鴈池。雍雍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沚。灌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躍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數大沼。沼中作兩洲。東為蘆渚。浮陽亭。西為梅渚。雪浪亭。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麗雲亭。半山山間西行為漱瓊軒。又行石間為煉丹凝觀。圖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漪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為山莊。為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為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為複道通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為艮嶽記。以為山在國之艮位。故也。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牌。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鑿慶神

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羣閣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峰。更名壽嶽云

爲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州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戶二千八百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戶口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而戶口皆不及

五年 金太宗完顏吳乞買天會元年

窊回离保自稱窊帝 春正月。遼知北院樞密事

金兵入燕。窊回离保即前筍山自立爲窊國皇帝。改元天復。設窊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爲二王分司。遼主命都統耶律馬哥討之。金遣使來。

趙良嗣復如金 良嗣

先示良嗣。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孰計。若不早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讙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特許之。仍命良嗣與靖偕使帝。帝亦

郭藥師同知府事

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爲檢校少傅。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妻。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

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

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嘉獎之。委以守燕人之望。藥師寵

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離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爲忠辭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卽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鎭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言。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帝怒命貶金以遼平州爲南京。命張穀留守領州事。耶律淳死。穀知遼必亡。乃籍丁壯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爲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穀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穀情狀于康公弼。公弼曰。穀狂妄寡謀。彼何能爲。當示以不疑。金人招時立愛赴軍前。加穀臨海軍節度副使。遼主之走山西也。又欲先下平州。擒張穀。穀公弼還言于粘沒喝曰。彼無足慮也。乃升平州爲南京。加兵馬都總管。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視之。遂見穀。穀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于粘沒喝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遼主聞南京破。出奔四部族。蕭德妃來見遼主。怒殺之。追降淳爲庶人。降其屬籍而赦其黨。三月。遣使如金。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瀛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瀛欲作邊鎭。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也。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不至。吾提兵徃矣。時左企弓

趙野爲尚書左右丞○遼延禧追廢淳爲庶人。

殺淳妻蕭氏

蕭幹奔奚

金趙良嗣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

聽捐燕議。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盧溝北橋路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凡至汴京。既至。粘沒喝繹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夏四月。金人來歸燕

及涿易檀順景薊之地。詔童貫蔡攸班師。金人所欲。乃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而誉平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焉。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為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帝為之曲赦兩河燕雲。命即日班師。金

人又襲遼延禧于青塚。獲其子女族屬。從臣以歸。延禧邀戰敗績。走雲內。金以斡魯為都統。斡离不副之。使襲遼主于陰山。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大石。斡魯使斡离不銀术可襲遼主。將至青塚。遇泥濘不能進。斡离不

以繩繫大石使爲鄉導直趨遼主營幹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秦王定許王寧及諸妃女并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惟太保特母哥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女特里乘軍亂出赴遼主軍得免幹魯兵至婦里門爲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邊戰于白水濼幹离不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長子趙王習泥烈遣奔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兎紐金印僞請降于金而西走雲內幹离不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晉壯遷事遼主答書乞爲弟若子量賜土地幹离不許五月以楊時爲禰英殿說書時入對言于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字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今甲皆賛之以滅其迹曾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

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又言都城無高山險邊民爲弓弩手以救常勝軍之勢又言不可倚仗君子心緩急不可用帝首肯之除禰英說書以王黼爲太傅總治三省事鄭居中爲太保蔡攸爲少師進封豫國公居中辭不拜王黼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百萬緡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宰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趙良嗣爲延慶殿學士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以梁王雅里稱帝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帥軍都統蕭

特烈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于金肅軍北。遣使冊乾順爲夏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爲。特烈陰謂耶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爲討秦社稷何。乃共劫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竄三日。遂立爲帝。改元神曆。以特烈爲樞密使。特母哥副之。雅里性寬大。惡誅殺。獲亡者笞之而已。旬歸者即官之。雅

冥回離保爲其下所殺

回離保爲鄭藥師所敗。一軍離心。其黨耶律阿古哲等遂殺之。金遣使如夏。幹離不趨天德。聞夏迎護遼主。遼主遣使載送遼主已渡河。乃遣書于夏主。且許割地。

六月。金張覺以平州來歸

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鄰。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覺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彊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盍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加兵內用。燕人又何懼焉。覺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覺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鄰。至濼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縱之。覺仍稱保大三年。晝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大燕人。復業恒產。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燕人大悅。李石更名安鄰。偕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覺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毋令安鄰與黨至汴。以聞。宋廣第令驅與黨之而度促覺內附。覺乃遣張鈞張山府事詹特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而認安如此。必失其懽。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

中及倉廩厚加安撫冀免三年常賦。藝聞之。自謂得計。

樞密院事。○秋。七月。董貫致仕。以內侍譚稹爲兩河燕山路宣撫使。貫與蔡攸歸自燕。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稹代貫。文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壽又詔蘇軾黃庭堅等。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文隻語。並令焚毀勿存。達者以大不恭論。

八月。朔。日食。○遼都統蕭幹自稱奚帝。引兵破景州。遂攻燕。與郭藥師戰敗走死。詔加藥師太尉。金人既陷燕京。幹兢冀王府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時奚人饑。幹出盧龍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渝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勝窮追。過盧龍。殺傷太半。幹遁去。尋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尉。

金阿骨打死。弟吳乞買立。金主去燕京。六月。有疾。命粘沒喝爲都統。蒲家奴幹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八月。至部。堵瀼而卒。年五十六。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諸勃極烈。吳乞買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以斜也爲國論勃極烈。相與輔政。幹本太祖長子也。九月。葬太祖于海古城西。

冬。十月。遼雅里丹薩特烈。等復立耶律大石。烈爲帝。大石烈聖宗孫也。詔建平州爲奉寧軍。以張瑴爲節度使。金人聞瑴叛。遣閻母將三千騎來討。瑴率兵拒之于

營州閻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穀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穀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十一月辛亥王繼勳第觀芝帝由便門過梁師成家。復來臨第。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夜宴小門以還內侍十餘人執兵接擁。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至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少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金人襲平州張穀奔燕山平州

閻母無功而退。金主復使斡离不乘其無備襲之。與穀戰于遂鴈賜將至。喜而遠迎。斡离不乘其無備襲之。與穀戰于城東。穀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為都統。閉門固守詔殺張穀函首以畀金

閻母無功而退。金主復使斡离不乘其無備襲之。與穀戰于城東。穀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為都統。閉門固守詔殺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忌王安中取貌類穀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穀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懼。因力求罷。召為上清寶籙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興師矣遼

術烈及蕭特烈為亂兵所殺○金人來歸武朝

朝廷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粘沒喝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稟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特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朝二州來歸

六年。春正月。夏稱藩于金。金以邊地畀之 夏得金書遣把里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于金。且受割賜之地。粘沒喝承制割天德下access以北陰山以南乙室邪剌部吐祿濼西之地與之。三月。金人來索禮。不與。金自是兩國信使不絕

大怒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 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甚。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皆在山上。詔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潛善還。言不以實聞。上意乃安。遷潛善為戶部侍郎

夏四月。起復李邦彥為尚書左丞 時邦彥居父喪

六月。金人陷平州 張敦固出兵與金人戰。大敗。州民猶不肯降。金主召斡离不還。下詔招撫。闍母克平州。執敦固殺之

科免夫錢 自得燕地。悉出河北河東山東兩浙江南福建荊湖廣南措置調夫各數十萬。並納免之。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斃於是徧率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秋七月。置璣衡所 王黼言士璣衡之書。足以察七政。詔置璣衡所。黼及內侍梁師成領之

遼延禧復東勝諸州。至武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 遼主復渡河居于突呂不部。耶律大石自金來歸。遼主責之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卽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于他人。邪。遼主無以荅。賜酒食而赦之。金襲遼主營。遼主北走。有謨葛

失者。迎遼主至其部。事之甚謹。遼主遂得至烏敵烈部。遼主得耶律大石及謨葛失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爲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遂及於敗。八月。譚稹罷。能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兵數交。夏人未卽退聽。又金人以朝廷納張穀不給糧。遂攻應蔚。遂守臣。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貫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齎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爲詔。許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簒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之是行。名爲代稹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其赦以復雲燕也。九月。

以白時中爲太宰。李邦彥爲少宰。趙野宇文粹中爲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冬十一月。王黼有罪免（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爲畫奪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芝。而黼第與禁師成連墻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卓論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以鄆王楷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免。置講議財利司。隸應奉司。自慕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祈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掊剝橫賦。以羨爲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

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於是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干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憂之物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減六尚歲貢物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駢胠不能事事悉決于季子攸凡京所判皆倣為之至代京入奏事條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咕嗶耳語堂吏數十人奏事條後從由是恣為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梠為戶部侍郎嬖藥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私財白時中李邦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河北山東盜起困重以鹽額科斂加之連歲凶荒於是饑民並起為盜山東有張仙者衆至五萬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

為道士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孕而誕子男子而孕子

七年春正月遼延禧党項二月至應州金將

婁室獲之以歸遼主大中不可伏誅奔西夏會党項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出走秦從者馬得脫途次絕糧從者至嚙冰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首跪而大慟著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遇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斛祿為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將婁室等所獲遼遂亡

遼耶律

大石禰帝于起兒漫

王率衆西走。至可敦城。駐于赭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十八部王。諭以興復事。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又遣書假道于回鶻王畢勒哥。畢勒哥得書。即迎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牛羊駝馬不可勝計。至壽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大石分所部爲三軍。進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駐軍壽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起兒漫。羣臣共冊立大石爲帝。改元延慶。上尊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爲昭德皇后。是爲西遼。

夏四月。勒蔡京致仕

蔡絛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請殺絛。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絛。乃與攸發絛姦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丐免。乃止勒停。侍養。因安置韓桓于黃州。號絛侍讀。毀賜出身敕。欲以

撫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舍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復元豐官制。詔行元豐官制不授。官。虛而三公但爲階官。毋領三省事。

六月。封宦者童貫爲廣陽郡王

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封貫爲王。

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

安世少從學于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于光。除諫官。在職纍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威少霽。復前抗辭。旁列者見之。蓄縮聳汗。年既老。羣賢凋喪。略盡。歸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衆師成咸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使持書啗以

即大用默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荅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眞鐵漢王舜臣曰君子小人不兩立君子忌惡小人而小人必忌君子此朋黨之論所以興也方元祐之際朝多君子如安世忠直有餘特疾惡太甚以激小人之怨及章惇得志而流毒縉紳貽患國家朋黨之說偏於四海烏虖使生民受敵為君子者宜求其所以勝小人之術而無務於口舌力爭啓其狠戾不肯之心以重天下之不幸庶幾其有濟也

秋七月熙河蘭州河東地震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尤甚倉庫皆沒八月金吳乞買廢遼延禧為海濱王遣使以獲遼主來告慶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遣

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為方於獄中盡之

冬十月金將粘沒喝斡离不分道入寇初斡离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斡离不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覩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即決意南侵以諳班勃極烈斜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為左副元帥谷神為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覩為六部路都統闍母為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為漢軍都統斡离不監闍母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

十一月郊帝纔下壇而密報虜將犯界左右祕之曰恐妨恭謝禋祀及恭謝畢宰相又共匿之不以聞

太常少卿倅傳察

使金不屈死之　察爲金賀正使至境上遇斡离不兵脅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竟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第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荅再居恤恤煢若無所可否及倉卒徇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

召神師道爲兩河制置使　時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金人南下趨召之師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汴

十二

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　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劃疆界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邪擴曰彼既深恨本朝結納張覺又爲契丹舊臣所激故謀離拂貫不從饒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撒謀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拂曰兵已興何告爲貫問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用存宋朝宗祧乃報國也貫闇之氣懾不知所爲即欲假赴闕稟議爲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天王當會諸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帥臣何爲遂行孝純奉璽書尚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

原。孝純悉力固守金兵萬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謀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即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官侍譽言日聞于帝。帝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為疑。遣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俱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于迴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麾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貫與衆皆失色。歸焉。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藥攸亦從中力主之。久論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懷異。遂節已萌。凶橫日甚。始部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幹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帥所部兵劫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幹離不載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幹離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襲軍深入矣

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

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旅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侯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不支。金師自外迫以皇太子為開封牧

帝以金師自外迫。為憂。蔡攸探知

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肇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感然曰柰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梲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遷京師討論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而以太子爲開封牧梲以爲言梲遂罷行

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 初宇文虛中爲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

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

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梵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柰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吏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籍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生民之財成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多靡成風刑

源酷權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寤庶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恩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帥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官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

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中將兵入援 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鄜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爲之

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

令直赴汴京應援

以吳敏爲門下侍郎 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請敏曰

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盛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爲上言之翌日帝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宰臣奏事帝留李邠彥語敏綱所言遂拜敏門下侍郎草詔傳位

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卽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

帝下詔禪位太子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卽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以李邠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以李綱爲兵部侍郎

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

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時金人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

赦○立皇后朱氏

后武康節度使伯材之女

以耿南仲爲樞密院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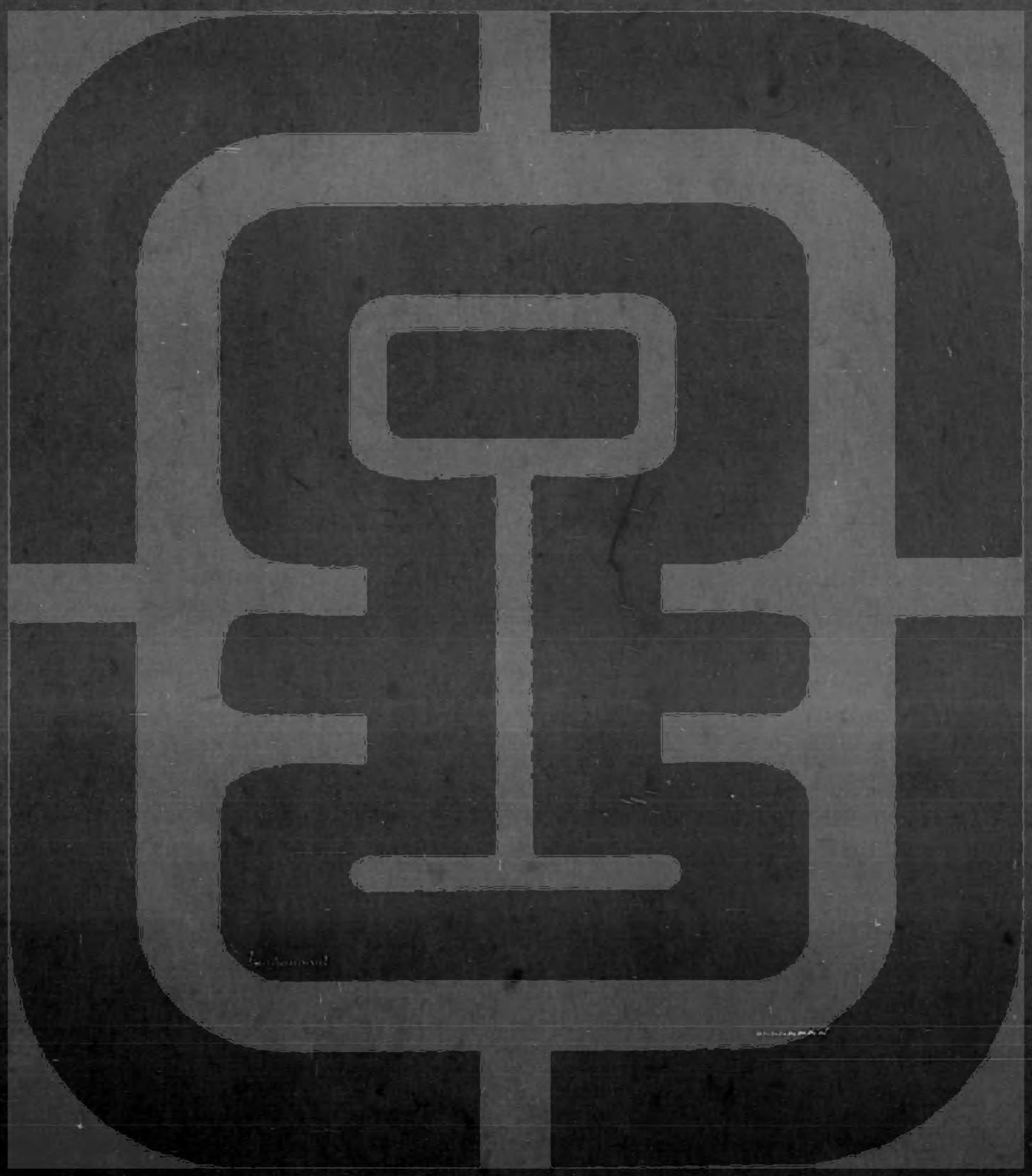
南仲帝東宮舊僚也

遣給事中李鄴使金告內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斡離不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太學生陳東

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

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薰染莫肯爲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誤國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

東南王繡童貫又從而結怨于二虜創開邊隙信天下
勢危如絲髮此六賊矛矣名同畢伏願陛下捨此六賊
肆諸市朝傳首
四方以謝天下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十